

摘書

第二集

這是你們的戰爭（特稿）

美國日。派爾著。『內摘』摘譯

第一階段的故事故事

李盾著。小說

公民湯・培恩

美國日。法斯脫著。傳記

大涼山夷區考察記

曾昭掄著。旅行記

蘇聯需要甚麼？

美國約斯騰著。葛一虹譯

摘書

集 二 第

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

書

摘

第二集

定價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編輯人

陳

原

翻印必究

發行人

金長佑

總發行所

重慶都郵路四十號五十年代出版社

西安北大街曹家巷十號

分發行所

成都少城紅牆巷五十年代出版社

蘭州顏家溝三十三號



這是你們的戰爭

美國E·派爾作。『書摘』控一九四四年七月荷爾特袖珍本及『最』書摘梓『摘譯。原書三一五頁。G·約翰生活圖。

『書摘』介紹

有一本寫美國大兵的情形色彩的，並且拍成電影了，還是著名的「這是你們的戰爭」(This is Your War)。有一個作家專寫大兵生活和德國，用「G·I」(大兵)的「立場」，以「孤軍獨鬥」的觀點，帶了「既明既暗」，他寫大兵們的喜怒哀樂——疲憊，想女人，信箋，還有飯吃，辛苦，也自然有興奮，受傷，或有「英雄主義」。這既是「你們」的戰爭——這就是父母親朋友姊妹愛人前需要知道的戰士生活。

作者派爾是一個美國記者，他寫的專欄文章最先發表在舊金山的報紙上，他還是和部隊一起上戰場，和他們一起生活，一起睡覺，他的態度是：「我隨著他們去旅行，替他們寫家信回家，我總是一個寫家信的人。」除了這本書，他又寫了一本「勇士們」。今年四十四歲，四月十六日在大琉球島作戰被敵人槍彈擊中犧牲。他的死訊由美國海軍部長宣布，杜魯門總統稱他是「大兵的巨擘」。

目 錄

這是你們的戰爭(特稿)

……美臣·派爾著(一)

用『大兵的立場』，以『狐狸洞』里的觀點，敘了『蚯蚓的黑暗』，寫出了大兵們的喜怒哀樂，寫出了他們的愛與憎。作者預職於大琉球島戰役；這本書已拍成電影。

第一階段的故事

……茅盾著(三六)

背景是在抗戰爆發前和八一三前後的上海；戰爭來了，市民層起了很大的反應。小說是從太太小姐們的悠閒，渡入時局的緊張去的。救亡家，空談家，覺醒者，投機份子——還有太太小姐，都毫無掩飾的出現在你面前。

公民湯·培恩……

美·日·法斯脫著（八九）

民主的美國在建國過程中一個英雄——湯·培恩的傳記。「沒有自由的地方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，」他說。這是一本小說體裁的傳記。

大涼山夷區考察記……

曾昭掄著（一三三）

大涼山夷區——是個神祕的地方，這不是專門性的考察報告，它是橫超夷區的旅行實錄。

蘇聯需要什麼？……

莫·約斯騰著·葛一虹譯（一六五）

要了解蘇聯在世界和平的建立上所起的作用，要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——約斯騰這部書，將是你的鑰匙。簡明、正確、現實。在同類書中還沒有可以比得上它的。

這是你們的戰爭

田·波爾

護航到非洲去

乘坐護航的運兵船作一次旅行，真是很好的經歷。我就是這樣來到非洲的。

天剛發亮，我們的火車停在一隻大船旁邊了。時間慢慢的拖著。我們憑着船欄，望着那走上船來的軍隊。他們冒着雨走上來，裝備得很重，戴了鋼盔，穿了雨衣，背着來福槍和大背囊。這真是一幅驚人的景象呀，就某一點說，也是悲哀的景象，看看他們無窮盡的數目，踏著步走上那陡陡的跳板，便給大船一口吞下了。

我們這運兵船裝了兩天的美國兵，我們終於起航了。這是英國式的很苦的一天，又冷，又下着大雨；苦得連出去甲板看那碼頭怎樣過後，也不行了。我們大都就躺在我們的艙裏，連向陸地瞧它最後一眼的老想頭，也不想了。現在，一切都聽憑上帝——和英國海軍了。

我們記着是知道我們上哪兒去的。有些軍官也知道，其餘的就只能猜了。可是頗為可驚的多數士兵，卻不管他們上哪兒去。有的以為我們要開到塞拉，有的以為去挪威，

還有人以為是冰島。少數人更心的以為我們是回美國。直到第五天，發發了一些小冊子，教我們在北非應當如何生活，大家這才知道我們要往什麼地方去。

根據這層一船部隊可是可怕的任務呢。護航隊開出海口去差不多一個星期之後，一切纔稍覺妥當。可以順利進行了。一個空軍上校被委為艦上部隊的司令官。值星官成立了，副官挑選來了，甲板軍官派定了，船上的規則也油印出來，發發了。晚上，不許在甲板上吃烟或者開手電筒，也不許把着烟頭或者箱子皮扔到海里。靠了這樣的標記着的廢物，過了幾個月，這水艇的指揮還能夠看出護航隊的路向的。

起先大家好像不大在意這警告。士兵們把廢物擲往海里，有一晚，一個看護婦開了雪亮的手電筒走上甲板來。我身邊的一個軍官就對她說了。他喊得這樣響亮而且這樣古怪，使我起先還以為他是在開玩笑呢。

「關上手電！你這傻瓜的傻瓜傻瓜！你簡直沒有一點腦筋麼？於是——一下子我知道了一！他每一個字都說得有道理，她的一點小小的燈光，可能把我們全都害死哩。」

旅行一開始不久，士兵們就在節節節節大會了。他們每天下午都在練習。我們還沒有到直布羅陀之前好多晚，那個大的一夜就已經來了。他們這一夜演出兩場，只准士兵看。這是大膽戲啊——我說的是大膽戲。話傳開去了，軍官們和看護婦們也要看。所以我們開到直布羅陀附近的那一夜，他們又上演了。他們修改了些，這是依照那上校的話

求的，但依然光采奪目。

整個演出驚人地好，但是沒有比這更那樣的呢。人們的深心裏，都知道：這是我們頂危險的一晚。無線電剛才報告說，德國的公都潛水艇集中，在直布羅陀的入口。據說不止五十條潛水艇在等着我們。我懷疑船上沒有一個人會想：今晚可以平安無事的渡過呢。

這是頂適合羅曼司，或者頂適合死亡的一晚。空氣很溫暖，月光在水上散開了一片銀光。而在這樣的環境裏，大兵們卻盡情在表演。我們都帶了救生圈，淡水罐坐滿。我們笑着，歡呼着，底子裏卻在牢想半不想。願聽另外的聲音。

我們越來越接近旅館的終點，我們越趨對我們這一艘船，有着家族的愛似的感情。一點鐘後有一點鐘，我跟那細杆，望着那前邊的艦隊——它的勇和它的力，使我差不多說不出話來。

最後我們走到直布羅陀海峽了——走到兩邊都是燈火的地方了——接着便駛進了平靜的地中海。我們需要航行一個很長的時間，在危險的海上，但是我們大家都安心了。終——我們到達了港口。像一個疲憊的旅人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吐出了緩慢似的，這些船隻和我們吐出的船上，成功最後的綠色的行列；我們靜靜地，開拔了。我們有的走三哩，有的走二十哩。我們起先走得很快興，後來就累了，但總在船和船間的感覺。

：終於我們已經開始了行進的最後底系列，這是帶領我們重回家鄉的啊——家鄉，這真是一個強烈的標的，它迷住了每一個在異國海岸上行進的美國兵。

美國兵登陸了

登陸的第一晚，他們坐在很大的銅皮的摩托登陸船駛到岸邊的時候，發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。有一個著名的軍官，打算坐着吉普車一直駛上岸去，但是他們把登陸艇的前頭擋板圍得太早了，那吉普車便得駛過八呎的海水。另外有些登陸艇駛得極近，士兵們跳上岸去，連腳也沒有濕。

有月光，海邊死一樣的寂靜。或夜裏，大兵們走上小山到內陸去的當兒，誰都僅僅細聲的講着話。

X

X

X

我的一個朋友，康貝爾中校，捉了八個法國兵，只用一包香烟。這全是很偶然的。他偶然碰到一個睡在海灘上的亞拉伯人，那個人告訴他說，山上的屋子裏有兵隊。康貝爾鬼鬼祟祟的去了，手裏握着手鎗，打開了門。兵士們都睜着了。經過迅速的決定，他把手鎗放回皮套裏，接着叫醒了那些兵士們。他們都很奇怪，有點不知所措了。康貝爾是講一口好法文的，便和這些人談着，遞給他們香烟，告訴他們說已經把他們俘了，

不一會便率領他們踏步走了。

從新墨西哥和亞利桑納來的孩子們，覺得很奇怪，怎麼北非的景物，竟和他們自己的荒涼的西南印相似呢。這第一晚，在月光下面，那起伏的光禿禿的小山，他們看起來剛好是家鄉呢。

部隊在行進的全都時候，都被一大羣亞拉伯兒童跟着走，簡直像滑稽戲似的，他們集攏在大炮的四周，一直調真正阻着去路了。亞拉伯的男女們很沉靜，即使是最騷擾的，卻還帶着一種很好的威嚴。但是我們的士兵們，卻耐不住這些孩子們的悲哀而又憔悴的小面孔，因此他們開動的時候，就把口糧分給他們了。

大體上說來，美國兵在北非是受歡迎的。奧朗給他們作了一個可怕的代表。經過了幾天艱苦的戰鬥之後，首先進城的是一輛坦克車。它開進去，在城裏的廣場上停下了下來。一大堆人圍了起來，人們也不知道坦克車究竟是法國的呢，英國的呢，美國的呢，還是什麼的。它突然出現，還叫他們迷惑。後來，一個軍官從炮塔上伸出頭來，有人就喊了，問他的國籍。那軍官不懂法蘭西話，就用英國話說了些什麼。羣衆聽得他的美國式發音，於是開始歡呼了。女人們吻他，羣衆差不多把他扯走了。他弄來弄去弄了幾小時，臉紅至是口紅印子。

X

X

奈特·根尼中尉，已購的廢人，有一輛破舊的摩托自行車，他騎到鄉下去玩。有一天他到亞爾蘭去，離開家地二十哩。他在路上看見一條惡魔似的蝎子，騎在人行道上。因此他停下來，走回鄉。

蝎子約莫有一呎長，外加六吋的尾巴。這東西還是在橘紅色。它的許多眼睛可以各別的觀看，而且可以向著任何方向。這真是惡形惡狀。奈特用皮鞋踢它，但它卻不向他攻擊。於是他就用他那戴了手套的手去碰它，它也不咬人。於是牠伸出手來，放到他的鼻子前面，蝎子就開始爬上手套，好像已早在等著奈特了。

奈特就不動，蝎子一直爬上他的臂膀，爬上他的肩頭，爬上他的頸子，一直到他的頭頂。在那裏它蜷起來，伏在他帽子上，像蛇一樣的傲然自得。奈特把這條龍當做王冠，再度跨上他的摩托自行車，駛到亞爾蘭去了。

他停了車，上街去。他一路上熟識的士兵不少。他們正要行軍禮，而且露出舉手舉到一半的時候，他們的嘴巴都張開了，惶恐地喊，「中尉，看天老爺面上，不要這樣！」

奈特吃飯了，那蝎子還是舒舒服服的停在他的頭頂上，他在街上快樂的走了一小時，嚇嚇他的朋友，然後跨上車子，駛回奧朗去了。終於他停在一個野戰醫院門口，裏面有熟識的幾個醫生。他把他的朋友留在那裏給他們做實驗去了。

寒兵巡邏着城裏的街道。下午十點三十分，通常就像墳墓一樣的靜默了。當地的
人害怕空襲，晚上不敢出去。這種恐怖是如此利害，我想德國在我們來對峙前，該已經做
了額外的宣傳，來嚇他們的了。

爲了某種原因，交通很不便，我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。我不知道我的文章怎
樣送出去。檢查的人也不知道。我寫了文章，寄了出去，那紙幾乎等於把它放在一個櫃
子裏，投到地中海去一樣的確實。

帶行李在戰時真是一種矛盾。你非得有行李不可，既得有，你就必須帶在身邊，但
你帶不了，因爲太多了。你得帶你自己的床鋪和褥蓆，帶一點額外的口糧，你的衣服，
和不少純粹是軍用品，比如防毒面具，防護面具，錫帽，水罐，雜糧盒子等類。

誰也不能把這一起背起來，就我自己來說，如果沒有兩個我，你想帶得了我的東西
。結果，非用貨車運不可。它雖可避免的失掉了。行李過重的結果，人家就只丟了一部
分，即使不失去的話。舒服是不會舒服的，只是拿不了。差不多每一個駐紮所和兵營裏
，我們都看見一些前面的人們留下來的箱子，或者衣服，口袋之類。

總聽我們這裏同時來了英國和美國的郵件。郵包成千成萬的給堆在碼頭上，成功了一個像稻草堆似的一個小山。郵政局用了可驚的速度工作着，三天裏面就把它分好，發完了。

有的人一次收到七十五封信之多。我認識的一個人收到兩封信——有一封是一個朋友給他定了一份「讀者文摘」的通知書，這他已經知道了，另外一封是他的老婆寄給他的。一封油印信，是關於某次教會的什麼節目的。好幾個禮拜他都沒有收到她的信了。

我認識的另一個人，是舊金山來的一個上校，已經三個禮拜收不到他的老婆的信了，朋友的信更不止三個禮拜沒有過。這樣多的郵件卻只收到一封信。那是羅德烈治膠胎公司的副主席來的信，勸他說：保存他的車胎，是他的愛國的責任。

人家告訴我一個故事，說是一個兵，三個禮拜沒有接到他的老婆的消息，終於討厭得寫封信告訴她要離婚了。忽然來了五十封信，就是這三個月裏的。所以他只得打電話給她，撤回離婚的威脅了。

至於我呢，我只收到兩封信——一封是匹茲堡的女郎寄來的，要我向她的士兵問好，另外一個埃里華的人，來信告訴我說雞蛋多得狠，一打只賣三角八分錢。我只能認爲我的五十封信，已經走進什麼人的海底去了。

在陸地上

我不知道國內究竟對我們這部『非洲』小冊子有什麼意見。這是藍區的十六面的小冊。我特指出這裏的幾個小錯誤。例如，它說：『沿海下雨極少』。如今阿爾及爾沿海，天天下個不停的，冷冰冰的，刺人的傾盆的東西不是雨水，那我就一定給炮彈震壞了。

一次淋過就濕上三天，於是冷得發着抖泥深沒膝之後，我怕你不很容易叫這成千成萬的士兵信服，這裏是很少雨的呢。

小冊又說『屢經極端常見』。通常是在早晨出現的。也許夏天會有屢屢的吧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大家這個冬天所聽到唯一的屢屢，該是約莫吃了四瓶廉價的燒酒以後吧。

X

X

X

有的人小看了好萊塢明星們對戰爭的貢獻，但我可不。這些女孩子工作得真不得了。她們在危險地帶旅行。她們在極其不快的環境下生活和工作。她們一個錢也拿不到。她們損失不少，她們卻毫無所獲——這就是說：毫無物質上的收穫。可是，自然她們回去的時候，是帶着內心的溫暖底滿足的，她們知道她們已比本份做了更多的工作了。

藍區演奏的明星們是一九四二年十月開始離美國的。她們坐了飛船號渡過大西洋。

坐了飛行機到非洲。她們聽見過去炸彈，吃過軍廚所作的食物。她們一晝平均只睡四小時。每一個都生過一次流行性感冒。她們得自己洗衣服，因為非洗不可。可是她們如果不這樣做，儘可以躺在加利福尼亞的沙灘上的。

來到了我們這沙漠地的飛行場上，她們在一輛破卡車的車面上表演，在下午的陽光里，士兵們坐在地上給她們圍起來。這些士兵們幾個月來第一次聽到英國話從一個女性的嘴裏說出來。說他們的激——這可說得太輕了。

我想，一半爲了開玩笑，一半爲了要好，這樣的表演，都給士兵觀衆們自以爲是些大情人。這一來，就提高了士兵的幽默動兒了。

凱·弗蘭西絲說她們可留在這裏，不想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了。這引起了如雷似的瀑布的吵聲，於是她說：「原因是：別的地方，幾千個男人中間，那裏只會有一兩個女人呀。」大家大笑了。接著她說：「我知道你們每一個都願意保護我的了？」

這引起了「呀呀呀！」和「哇哇哇！」的大喊的讚美聲。

卡洛爾·蘭德絲一出來，羣衆裏就起了一大陣噓息似的聲響。卡洛爾，如你所知，未免太富於性感了。她唱完了歌，伸出兩條手臂時，一個悲慘的，破碎的聲音，從觀衆的後排，一個孤獨的傢伙忽然喊出了他那悽涼得可笑的話：「我吃不消了！」

米茲·梅范亞穿了一套絳紅色的衣服，跳了她那有名的舞蹈。一大羣士兵擁到了卡

陣的邊劍峰，驟然跳下水裏，露頭即奔到對面，變成雙倒的健兒。他游過來了，他要來一個驚駭鬼鬼仲。孩子們圍住他，終於一個上士給他拖上去了。他的毒與無可奈何，但劍峰手把並兩條腿都跳開了。劍峰那個傷破力傷的士兵，一下子跑到岸上，把他帶下了料台。

我不想在紐約的音樂廳裏觀看滿米茲跳舞。我在非洲沙漠的灰塵中看過她的跳舞。我知道她已把她的一生中一半年的勤奮時光陰，獻給跳舞了，我所聽說的只是舞跳得很好。

胡莎，當伊奧奧爾班子裏的明星。士兵們跟舞她愛了舞。她拍節目也搞舞實在來繼

聖節和完畢以後，四個女郎走出來，唱了佳節，英國和美國的國歌。

醫藥前線上

在奧朗區，我們第一或有重大死傷的地方，傷兵住在五個大醫院裏。

「第一次見面，就覺得碰見了一個我所不識的朋友。一個穿了一件舊的舊汗線上衣的看戲的，在一間軍醫院裏正溜的街上走著。和我一塊走的軍醫裏的軍律時住她，停下來給我介紹。那看戲的說：『好呀，到底見着了！我已認為你把糖原那兩年了，只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裏碰見你。』」

至於藝術與科學沒有見過這個矛盾，所以相當開一下關於藝術的事情倒是必要的。二稿